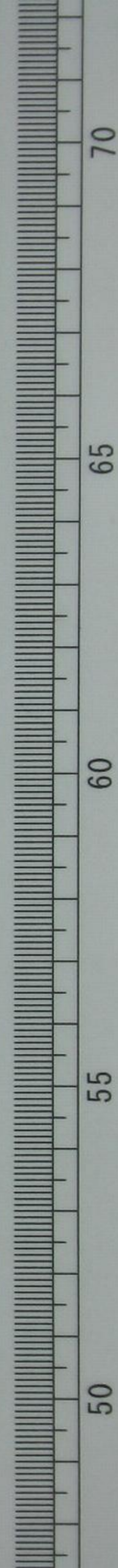


陸象山文鈔

上

本庄

413
1128
1



113
1128
1

就易峰桑原先生撰

全三冊

陸象山文鈔

浪花書林

羣玉堂製本

陸象山先生文鈔序



久之斯道之湮晦也自孔子孟經千
有餘年至於趙宋之諸儒然後始
明矣宋儒之學至於朱子而始大
盛矣當時莫之与京者氏能摩挲
相軋者獨象山陸子而已陸子之學
主尊德性以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後

113

1128

1-3

大清宣統元年二月
花房仙次郎氏寄贈

仕之博覽朱子只主道向學欲先泛
觀博覽而後歸之約是以議論不
合朱子以陸所為、大簡陸子以朱
所為、支離要之尊德性者不可不
道向學以致知而道向學者所以尊
德性而存心二者無不相依相助矣非
朱子舍尊德性而專道向學陸子

專尊德性而舍道向學也唯其氣
稟意之殊所以所得者亦異同而已
至其敏則未嘗不一也而二子學力之
所到則互知之矣朱子言南渡以來此
學理會着脚惟某與陸子靜而已陸子
以朱子為泰山喬岳又云天地間有箇朱
之晦陸子靜、其澁南康也朱子与之泛

舟曰自有宇宙有此溪山還有此佳客
否近之於白鹿洞請說書朱子深感其
說痛切明快至以其講義刻于石其
相親古尊如此然而後之學子二子而
不能深究二子之學者或墜於一邊
不得無支離大簡之弊也朱子嘗語
學者曰陸子靜者以尊德性海人故

游其門者多踐履之士然於道問學
欠欠了底未教人豈不是道問學欠多
了些子故游某之門者踐履多不及
之矣伯夷之清展禽之和不同其操而
同為聖矣微子之去比干之死不同其
行而同為仁矣朱子陸子不同其意
允而同為聖學之正矣若論其弊

陸象山文集序
公雖伯夷展禽微子比干者不免於
後世者二子之弊安亦能防之於後
人乎雖然如二子只並奉而併尊何
不可然後之奉二子者觀其所議論不
合口聞其說不究其本互相詆排
尊朱者以陸為禪言陸者以朱為
俗甚公如異端不可近焉嗚乎是

二子之心乎象山文集有二十六卷
世以尊朱者多奉陸者少傳其集
者甚希頃者書舖羣玉堂請刻
象山文集鈔為就清人李穆堂評點
本抄其要者百餘篇以并之庶幾
乎以見陸子學術之所有也鈔本
題此以為序

文久癸亥冬

沈峰華原忱撰併乙



象山先生文抄目錄

卷上 書

與邵叔誼

與朱元晦

全二

全三

與曾宅之

與王順伯

與曹挺之

與黃日新

與黃元吉

見李德遠

得解見權郡

與諸葛誠之

與劉淳叟

與胡達材

與曾敬之

與彭世昌

陸象山先生文抄

與呂伯恭
與楊敬仲

與徐子宜
與辛幼安

與傅聖謨
與勾熙載

與邵中孚
與程帥

與楊守
與趙詠道

與饒壽翁
與羅章夫

與姪孫濬
與陶贊仲

與致政兄

卷中

敬齋記
荆國王文公祠堂記

經德堂記
貴溪重修縣學記

武陵縣學記

序贈示雜著

送毛元善序
送宜黃何尉序

送楊通老
贈俞文學

贈二趙
贈汪堅老

示象山學者
贈劉季蒙

朱氏子更名字說
鄧文苑求言往中都

學說
論語說二

孟子說二
武帝謂汲黯無學

雜說九

講義

白鹿洞書院講義

荊門軍上元設廳講義

祭文

祭呂伯恭文

東山禱雨文

策問十一

卷下
奏表

刪定官輪對劄子五

程文

庸言之信庸德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
德博而化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
知來知以藏往

同

孝文大功數十論 天地之性人為貴論

房杜謀斷如何論 劉晏知取予論

常勝之道曰柔論 料敵

問賑濟 問唐取民制兵建官

問德仁功利 問漢文武之治

陸象山文少 卷之三
拾遺

好學近乎知

學問求放心

主忠信

毋友不如己者

人不可以無耻

又

思則得之

求則得之

里仁為美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

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養心莫善於寡欲

取二三策而已矣

續書何始於漢

通計一百十二篇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陸象山先生文抄卷上

美濃 桑原 忱 抄錄

書

與邵叔誼

浙江人問學於文安公

前日竊聞嘗以夫子所論齊景公伯夷叔齊之說定命以祛俗惑。至今嘆服不能弭忘。笑談之間。度越如此。輔之切磋。何可當也。充其所見。推其所為。勿怠勿畫。益著益察。日躋於純一之地。是所望於君子。夷齊未足言也。此天之所以予我者。非由外鑠我也。思則得之。得此者也。先立乎其大者。立此者也。積善者積

此者也。集義者集此者也。知德者知此者也。進德者進此者也。同此之謂同德。異此之謂異端。心逸日休。心勞日拙。德偽之辨也。豈唯辨諸其身。人之賢否。書之真偽。舉不逃於此矣。自有諸已。至於大而化之。其寬裕溫柔。足以有容。發強剛毅。足以有執。齊莊中正。足以有敬。文理密察。足以有別。增加馴積。水漸木升。罔月異而歲不同。然由萌蘖之生。而至於枝葉扶疎。由源泉混混。而至於放乎四海。豈二物哉。中庸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又曰。其爲物不貳。此之謂也。學問固無窮已。然端緒得失。則當早辨。是非向背。可

以立決。顏子之好學。夫子實亟稱之。而未見其止。蓋惜之於既亡。其後曾子亦無疑於夫子之道。然且謂爲魯。在柴愚師辟之間。素所畜積。又安敢望顏子哉。曾之於顏。顏之於夫子。固自有次第。然而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雖夫子不能逃於曾子矣。豈唯曾子哉。君子之道。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唐周之時。康衢擊壤之民。中林施置之夫。亦帝堯文王所不能逃也。故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病其自暴自棄。則爲之發四端。曰。人之有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夫子曰。一日克己復

陽明先生答顧東橋書最末一大段妮妮子言暢發意然辭繁未殺與言簡而意足者相較覺道德之淺深世代之先後自有界限不能無感焉至於悲天憫人汲汲皇皇之意如病瘦在身實有不容已於天下者則兩君子

禮天下取仁焉。此復之初也。鈞是人也。已私安有不可克者。顧不能自知其非。則不知自克耳。王澤之竭。利欲日熾。先覺不作。民心橫奔。浮文異端。轉相熒惑。往聖語言。徒為藩飾。而為機變之巧者。又復魑魅。逞其間。耻非其耻。而耻心亾矣。今謂之學問思辨。而於此不能深切著明。依憑空言。傳著意見。增疣益贅。助勝崇私。重其猶忿。長其負恃。蒙蔽至理。扞格至言。自以為是。沒世不復。此其為罪。浮於自暴自棄之人矣。此人之過。其初甚小。其後乃大。人之救之。其初則易。其後則難。亦其勢然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

先後同揆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無礙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先後則近道矣。於其端緒。知之不至。悉精畢力。求多於末。溝澮皆盈。涸可立待。要之其終。本末俱失。夫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後世耻一物之不知者。亦耻非其耻矣。人情物理之變。何可勝窮。若其標末。雖古聖人不能盡知也。稷之不能審於八音。夔之不能詳於五種。可以理揆。夫子之聖。自以少賤而多能。然稼不如老農。圃不如老圃。雖其老於論道。亦曰學而不厭。啓助之益。需於後學。伏羲之時。未有堯之文章。唐虞之時。未有成周之禮樂。非伏羲之智不如堯。而堯舜之智不如周公。古之聖賢。更續緝熙。

陸象山文集卷之十一

之際尚可考也。學未知至，自用其私者，乃至於亂原。委之倫顛崩蕪之序，窮年卒歲靡所底麗，猶焦焦然思以易天下，豈不謬哉。

與朱元晦

黃易二生，婦奉正月十四日書，備承改歲動息，慰浣之劇，不得嗣問，倏又經時，日深馳鄉，聞已赴闕奏事。何日對敷，伏想大摠素蘊，為明主忠言，動悟淵衷，以牽天下，恨未得即聞緒餘，沃此傾渴。外間傳聞留中講讀，未知信否，誠得如此，豈勝慶幸。鄉人彭世昌得一山，在信之西境，距敬廬兩舍而近，實龍虎山之宗。

敬揚古字

巨陵特起，巨音仄，豕掘地也，又相擊也。

巨陵特起，兀然如象，名曰象山。山間自為原塢，良田清池，無異平野。山澗合為瀑流，垂注數里，兩崖有蟠松，恠石，却略偃蹇，中為茂林，瓊瑤冰雪，傾倒激射，飛灑映帶於其間。春夏流壯，勢如奔雷，木石自為階梯，可泐以觀。佳處與玉淵臥龍未易優劣。往歲彭子結一廬以相延，某亦自為精舍於其側。春間携一姪二息讀書其上，又得勝處為方丈以居。前挹閩山奇峰萬疊，後帶二溪，下赴彭蠡，學子亦稍稍結茅其傍，相從講習。此理為之日明，舞雩詠飯，千載同樂。某昔年兩得侍教康廬之集，加款於鷺湖，然猶莽鹵淺陋，未

能成章。無以相發。甚自愧也。比日少進。甚思一待函
丈。當有啓助。以率餘教。尚此未能。登高臨流。每用悵
惘。往歲覽尊兄與梭山家兄書。嘗因南豐使人。借易
致區區。蒙復書。許以卒請。不勝幸甚。古之聖賢。惟理
是視。堯舜之聖。而詢于芻蕘。曾子之易箒。蓋得於執
燭之童子。蒙九二曰。納婦吉。苟當於理。雖婦人孺子
之言。所不棄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
取二三策而已矣。或乖理致。雖出古書。不敢盡信也。
智者千慮。或有一失。愚者千慮。或有一得。人言豈可
忽哉。梭山兄謂太極圖說與通書不類。疑非周子所

爲。不然則或是其學未成時所作。不然則或是傳他
人之文。後人不辨也。蓋通書理性命章。言中焉止矣。
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曰一曰中。
即太極也。未嘗於其上。加無極字。動靜章。言五行陰
陽太極。亦無無極之文。假令太極圖說。是其所傳。或
其少時所作。則作通書時。不言無極。蓋已知其說之
非矣。此言殆未可忽也。兄謂梭山急迫看人文字。未
能盡彼之情。而欲遽申己意。是以輕於立論。徒爲多
說。而未必果當於理。大學曰。無諸己而後非諸人。人
無古今。智愚賢不肖。皆言也。皆文字也。觀兄與梭山

之書已不能酬斯言矣。尚何以責梭山哉。尊兄向與梭山書云。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根本。夫太極者實有是理。聖人從而發明之耳。非以空言立論。使後人簸弄於頰舌紙筆之間也。其爲萬化根本。固自素定。其足不足。能不能。豈以人言不言之故耶。易大傳曰。易有太極。聖人言有。今乃言無。何也。作大傳時。不言無極。大極何嘗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耶。洪範五皇極。列在九疇之中。不言無極。太極亦何嘗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耶。太

極固自若也。尊兄只管言來言去。轉加糊塗。此真所謂輕於立論。徒爲多說。而未必果當於理也。兄蹄句句而論。字字而議。有年矣。宜益工益密。立言精確。足以悟疑辨惑。乃反踈脫如此。宜有以自反矣。後書又謂無極即是無形。太極即是有理。周先生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明之。易之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况太極乎。曉文義者舉知之矣。自有大傳至今幾年。未聞有錯認太極別爲一物者。設有愚謬至此。奚啻不能以三隅反。何足上煩老先生。

此駁最為平允

特地於太極上加無極二字以曉之乎且極字亦不可以形字釋之蓋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猶言無中也。是奚可哉。若懼學者泥於形器而申釋之則宜如詩言上天之載而於下贊之曰無聲無臭可也。豈宜以無極字加於太極之上。朱子發謂濂溪得太極圖於穆伯長伯長之傳出於陳希夷其必有攷希夷之學老氏之學也。無極二字出於老子知其雄章吾聖人之書所無有也。老子首章言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而卒同之。此老氏宗旨也。無極而太極即是此旨。老氏學之不正見理不明所蔽在此。兄於此

學用力之深為日之久曾此之不能辨何也。通書中焉止矣之言與此昭然不類而兄曾不之察何也。太極圖說以無極二字冠首而通書終篇未嘗一及無極字。二程言論文字至多亦未嘗一及無極字。假令其初實有是圖觀其後來未嘗一及無極字可見其道之進而不自以為是也。兄今考訂注釋表頭尊信如此其至恐未得為善祖述者也。潘清逸詩文可見矣。彼豈能知濂溪者。明道伊川親師承濂溪當時名賢居潘右者亦復不少。濂溪之誌本屬於潘可見其子孫之不能世其學也。兄何據之篤乎。梭山兄之言

恐未宜忽也。孟子與墨者夷之辨，則據其愛無等差之言。與許行辨，則據其與民並耕之言。與告子辨，則據其義外。與人性無分於善不善之言。未嘗泛為料度之說。兄之論辨，則異於是。如某今者所論，則皆據尊兄書中要語，不敢增損。或稍用尊兄泛辭，以相繩糾者，亦差有證據。抑所謂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兄書令梭山寬心游意，反得二家之言，必使於其所說如出於吾之所為者，而無纖芥之疑。然後可以發言立論而斷其可否。則其為辨也不煩，而理之所在無不得矣。彼方深疑其說之非，則又安能使之如出於

其所為者，而無纖芥之疑哉。若其如出於吾之所為者，而無纖芥之疑，則無不可矣。尚何論之可立。否之可斷哉。兄之此言，無乃亦少傷於急迫而未精耶。兄又謂一以急迫之意求之，則於察理已不能精，而於彼之情又不詳盡，則徒為紛紛，雖欲不差，不可得矣。殆夫子自道也。向在南康，論兄所解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一章，非是。兄令某平心觀之。某嘗答曰：甲與乙辨，方各是其說。甲則曰：願某乙平心也。乙亦曰：願某甲平心也。平心之說，恐難明白。不若據事論理可也。今此急迫之說，寬心游意之說，正相類耳。論事

理不必以此等壓之然後可明也。梭山氣稟寬緩。觀書未嘗草草。必優游諷詠。耐久紬繹。今以急迫指之。雖他人亦未喻也。夫辨是非別邪正。決疑似。固貴於峻潔明白。若乃料度羅織文致之辭。願兄無易之也。梭山兄所以不復致辯者。蓋以兄執己之意甚固。而視入之言甚忽。求勝不求益也。某則以爲不然。尊兄平日惓惓於朋友。求箴規切磨之益。蓋亦甚至。獨羣雌孤雄。人非惟不敢以忠言進於左右。亦未有能爲忠言者。言論之橫出。其勢然耳。向來相聚。每以不能副兄所期爲愧。比者自謂少進。方將圖合并而承教。

今兄爲時所用。進退殊路。合并未可期也。又蒙許其吐露。輒寓此少見區區尊意。不以爲然。幸不憚下教。政遠惟爲國保愛。以需柄用。以澤天下。

二

伏自夏中拜書。尋聞得對。方深贊喜。冒疾遽興。竟爲駭嘆。賢者進退。綽綽有裕。所甚惜者。爲世道耳。承還里第。屢欲致書。每以冗奪。徒積傾馳。江德功人至。奉十一月八日書。備承作止之詳。慰浣良劇。比閱邸報。竊知召命不容辭免。莫須更一出否。吾人進退。自有大義。豈直避嫌畏譏而已哉。前日面對。必不止於職。

守所及。恨不得與聞至言。後便儻可垂教否。前書條
析所見。正以疇昔負兄所期。比日少進方圖自贖耳。
來書誨之諄復。不勝幸甚。愚心有所未安。義當展盡。
不容但已。亦尊兄教之之本意也。近浙間有後生貽
書見規。以爲吾二人者。所習各已成熟。終不能以相
爲。莫若置之勿論。以俟天下後世之自擇。鄙哉言乎。
此輩凡陋。沉溺俗學。悖戾如此。亦可憐也。人能宏道。
非道宏人。此理在宇宙間。固不以人之明不明。行不
行而加損。然人之爲人。則抑有其職矣。垂象而覆物。
天之職也。成形而載物者。地之職也。裁成天地之道。

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者。人君之職也。孟子曰。幼
而學之。壯而欲行之。所謂行之者。行其所學。以格君
心之非。引其君於當道。與其君論道經邦。燮理陰陽。
使斯道達乎天下也。所謂學之者。從師親友。讀書考
古。學問思辨。以明此道也。故少而學道。壯而行道者。
士君子之職也。吾人皆無常師。周旋於羣言淆亂之
中。俯仰參求。雖自謂其理已明。安知非私見說。若
雷同相從。一唱百和。莫知其非。此所甚可懼也。幸
而有相疑不合。在同志之間。正宜各盡所懷。力相切
磋。期取於一是之地。大舜之所以爲大者。善與人同。

也下恐脫不
字

陸象山文集卷之十一
樂取諸人以為善。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吾人之志當何求哉。惟其是已矣。疇昔明言善議。拳拳服膺而勿失。樂與天下共之者。以為是也。今一旦以切磋而知其非。則棄前日之所習。勢當如出陷穽。如避荊棘。惟新之念。若決江河。是得所欲而遂其志也。此豈小智之私鄙陋之習。榮勝耻負者所能知哉。弗明弗措。古有明訓。敢悉布之。尊兄平日論文。甚取曾南豐之嚴健。南康為別前一日。讀尊兄之文。見其得意者。必簡健有力。每切敬服。嘗謂尊兄才力如此。故所取亦如此。今閱得書。但見文辭繳

繞。氣象褊迫。其致辨處。類皆遷就牽合。甚費分疏。終不明白。無乃為無極所累。反困其才耶。不然。以尊兄之高明。自視其說。亦當如白黑之易辨矣。尊兄嘗曉陳同父云。欲賢者百尺竿頭。進取一步。將來不作三代以下人物。省得氣力為漢唐分疏。即更脫灑磊落。今亦欲得尊兄進取一步。莫作孟子以下學術。省得氣力為無極二字分疏。亦更脫灑磊落。古人質實不尚智巧。言論未詳。事實先著。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所謂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以其事實覺其事實。故言即其事。事即其言。所謂言顧行。行顧言。周

道之衰。文貌日勝。事實湮於意見。典訓蕪於辨說。揣量摸寫之工。依放假借之似。其條畫足以自信。其習熟足以自安。以子貢之達。又得夫子而師承之。尚不免此多學而識之之見。非夫子叩之。彼固晏然而無疑。先行之訓。予欲無言之訓。所以覺之者屢矣。而終不悟。顏子既沒。其傳固在曾子。蓋可觀已。尊兄之才。未知其與子貢如何。今日之病。則有深於子貢者。尊兄誠能深知此病。則來書七條之說。當不待條析而自解矣。然相去數百里。脫或未能自克。淹回舊習。則不能無遺恨。請卒條之。來書本是主張無極二字。而

以明理為說。其要則曰。於此有以灼然實見太極之真體。某竊謂尊兄未曾實見太極。若實見太極。上面必不更加無極字。下面必不更著真體字。上面加無極字。正是疊床之上。床下面著真體字。正是架屋下之屋。虛見之與實見。其言固自不同也。又謂極者正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耳。就令如此。又何必更於上面加無極字也。若謂欲言其無方所無形狀。則前書固言宜如詩言上天之載。而於其下贊之曰。無聲無臭可也。豈宜以無極字加之太極之上。繫辭言神無

陸象山文集少

卷之七

方矣。豈可言無神言。易無體矣。豈可言無易。老氏以無爲天地之始。以有爲萬物之母。以常無觀妙。以常有觀察。直將無字搭在上面。正是老氏之學。豈可諱也。惟其所蔽在此。故其流爲任術數。爲無忌憚。此理乃宇宙之所固有。豈可言無。若以爲無。則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矣。揚朱未遽無君。而孟子以爲無君。墨翟未遽無父。而孟子以爲無父。此其所以爲知言也。極亦此理也。中亦此理也。五居九疇之中。而曰皇極。豈非以其中而命之乎。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而詩言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豈非以其中命之乎。中

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理至矣。外此豈更復有太極哉。以極爲中。則爲不明理。以極爲形。乃爲明理乎。字義固有一字而數義者。用字則有專一義者。有兼數義者。而字之指皈。又有虛實。虛字則但當論字義。實字則當論所指之實。論其所指之實。則有非字義所能拘者。如元字。有始義。有長義。有大義。坤五之元吉。屯之元亨。則是虛字。專爲大義。不可復以他義參之。如乾元之元。則是實字。論其所指之實。則文言所謂善。所謂仁。皆元也。亦豈可以字義拘之哉。極

來書謂陰陽
已是形而下

字亦如此。太極皇極，乃是實字。所指之實，豈容有二。充塞宇宙，無非此理。豈容以字義拘之乎。中即至理。何嘗不兼至義。大學文言皆言知至。所謂至者，即此理也。語讀易者曰：能知太極，即是知至。語讀洪範者曰：能知皇極，即是知至。夫豈不可。蓋同指此理，則曰極曰中曰至，其實一也。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此兩極字，乃是虛字。專為至義，却使得極者至極而已。於此用而已字，方用得當。尊兄最號為精通訓詁文義者，何為尚惑於此。無乃理有未明。正以太泥而反失之乎。至如直以陰陽為形器而不得為道，此尤不敢聞。

考故陸子辨
之易大傳明
言一陰一陽
之謂道自不
得以為器

命易之為道，一陰一陽而已。先後始終，動靜晦明。上下進退，往來闔闢，盈虛消長，尊卑貴賤，表裏隱顯，向背順逆，存亡得喪，出入行藏，何適而非一陰一陽哉。奇耦相尋，變化無窮。故曰：其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說卦曰：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下繫亦曰：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

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今顧以陰陽爲非道。而直謂之形器。其孰爲昧於道器之分哉。辯難有要領。言辭有指皈。爲辯而失要領。觀言而迷指皈。皆不明也。前書之辯。其要領在無極二字。尊兄確意主張。曲爲飾說。既以無形釋之。又謂周子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明之。某於此見得。尊兄只是強說來由。恐無是事。故前書舉大傳一陰一陽之謂道。形而上者謂之道。兩句。以見粗識文義者。亦知一陰一陽即是形而上者。必不至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曰。况太極乎。

此其指皈本自明白。而兄曾不之察。乃必見誣以道上別有一物爲太極。通書曰。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周子之言中如此。亦不輕矣。外此豈更別有道理。乃不得比虛字乎。所舉理性命章五句。但欲見通書言中言一。而不言無極耳。中焉止矣一句。不妨自是斷章。兄必見誣以屬之下文。兄之爲辯。失其指皈。大率類此。盡信書不如無書。某實深信孟子之言。前書釋此段。亦多援據古書。獨頗不信無極之說耳。兄遽坐以直絀古書爲不足信。兄其深文

矣哉。大傳洪範毛詩周禮與太極圖說孰古。以極爲形而謂不得爲中。以一陰一陽爲器而謂不得爲道。此無乃少絀古書爲不足信而微任胸臆之所裁乎。來書謂若論無極二字。乃是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不顧傍人是非。不計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說出人所不敢說底道理。又謂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誠令如此。不知人有甚不敢道處。但加之太極之上。則吾聖門正不肯如此道耳。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太極亦曷嘗隱於人哉。尊兄兩下說無說有。不知漏洩得多少。如所謂太

極真體不傳之秘。無物之前。陰陽之外。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迥出常情。超出方外等語。莫是曾學禪宗所得如此。平時既私其說。以自妙。及教學者。則又徃徃私此而多說文義。此漏洩之說所從出也。以實論之。兩頭都無著實。彼此只是葛藤。未說氣質不美者。樂寄此以神其姦。不知繫絆多少。好氣質底學者。既以病己。又以病人。殆非一言一行之過。凡其母以久習於此。而重自反也。區區之忠。竭盡如此。流俗無知。必謂不遜。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諒在高明。正所樂聞。若猶有疑。願不憚下教。政遠惟爲國自愛。

三

往歲經筵之除。士類胥慶。延跂以俟吾道之行。乃復
 不究起賢之禮。使人重為慨嘆。新天子即位。海內屬
 自然。罷行陞黜。率多人情之所未論者。羣小駢肩而
 騁。氣息怫然。諒不能不重勤。長者憂國之懷。某五月
 晦日。拜荊門之命。命下之日。實三月二十八日。替黃
 元章闕尚三年半。願有以教之。首春借兵之還。伏領
 賜報。備承改歲動息。慰沃之劇。惟其不度。稍獻愚忠。
 未蒙省察。反成唐突。謙抑非情。督過深矣。不勝惶恐。
 向蒙尊兄促其條析。且有無若令兄遽斷來章之戒。

終不作斷絕
 語忠厚之意
 萬

深以為幸。別紙所謂。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
 各行所知。亦可矣。無復望其必同也。不謂尊兄遽作
 此語。甚非所望。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
 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通人之過。雖微。箴藥久
 當自悟。諒今尊兄必渙然於此矣。願依未光以來餘
 教。

與曾宅之

諱祖道廬陵人
師事文安公

曩蒙訪逮。切磋未究。足下以親庭之命。不能留。臨別。
 有來歲相過之約。日望書劍至止。竟墮渺茫。何耶。某
 自去年春尾在山間。聞猶子樵之之訃。以飯內外撫

瀑音暴飛泉
懸水也

棺視窆之役相尋以率歲迄者始得復至山房山間
泉石頗多適值瀑流方壯噴玉湧雪處處爭奇經年
之別不容不遍撫勞之旁郡朋友往往輳集應酬殊
不少暇頗復勞勩既而霖霪不解遂以感疾山間不
便醫藥扶病出山半山遇盛价致書越數日抵家病
又增劇比日少甦始得發視氣力倦憊又未能作復
稽留盛价皇恐示諭與章大博問答其義甚正其前
述某之說又自援據反覆此則是足下病處所述某
之言亦失其實記錄人言語極難非心通意解往往
多不得其實前輩多戒門人無妄錄其語言為其不

能通解乃自以己意聽之必失其實也相去之遠不
得面言不若將平時書問與所作文字講習參考差
有據依若據此為辯則有案底不至大訛舛也且如
存誠持敬二語自不同豈可合說存誠字於古有考
持敬字乃後來杜撰易曰閑邪存其誠孟子曰存其
心某舊亦嘗以存名齋孟子曰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又曰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為者寡矣其為人也
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只存一字自可使入明得此
理此理本天所以與我非由外鑠明得此理即是主
宰真能為主則外物不能移邪說不能惑所病於吾

友者。正謂此理。不明。內無所主。一向繁糾於浮論虛說。終日只依藉外說。以為主。天之所與我者。反為客。主客倒置。迷而不反。惑而不解。坦然明白之理。可使婦人童子。聽之而喻。勤學之士。反為之迷惑。自為支離之說。以自縈纏。窮年巫歲。靡所底麗。豈不重可憐哉。使生在治古盛時。蒙被先聖王之澤。必無此病。惟其生於後世。學絕道喪。異端邪說。充塞彌滿。遂使有志之士。罹此患害。乃與世間。凡庸恣情縱欲之人。均共陷溺。此豈非以學術殺天下哉。後世言易者。以為易道至幽。至深。學者皆不敢輕言。然聖人贊易則曰。

臧穀用心雖異。其為亡羊則一。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夫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又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不為耳。又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

陸象山文集卷之七

七

陸子論心句
句說理而道
聽塗說之流
必誣其專言
精神近於禪
學蓋愛憎之
口不必其事
之有根如娶
寡女者必詆
為搗婦翁而
不自疑其妄

也。又曰。人之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又曰。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古聖賢之言。大抵若合符節。蓋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當。飯一精義。無二。此心此理。實不容有二。故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又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如是則為仁。反是則為不仁。仁即此心也。此理也。求則得之。得此理也。先知者。知此理也。先覺者。覺此理也。愛其君者。此理也。敬其兄者。此理也。見孺子將入井。而有怵惕惻隱之心者。此理也。可羞之事。則羞之。可惡之事。則惡之。者。此

彼陳建輩可
謂無忌憚之
小人矣

即夫子所謂
先行其言而
後從之

理也。是知其為是。非知其為非。此理也。宜辭而辭。宜遜而遜者。此理也。敬此理也。義亦此理也。內此理也。外亦此理也。故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孟子曰。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此天之所與我者。我固有之。非由外鑠我也。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此吾之本心也。所謂安宅正路者。此也。所謂廣居正位大道者。此也。古人自得之。故有其實。言理則是實理。言事則是實事。德則實德。行則實行。吾與晦翁書。所謂古人質實。不尚智巧。言論未詳事實。先著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

陸象山文集卷之七

此四

自古人質實
以下至蓋可
觀矣共九行
與與朱元晦
書同

所謂與溺於
意見之人言

所謂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以其事實覺其事
實故言即其事即其言所謂言顧行行顧言周道
之衰文貌日勝事實湮於意見典訓蕪於辯說揣量
模寫之工依依假借之似其條畫足以自信其習熟
足以自安以子貢之連又得夫子而師承之尚不免
此多學而識之之見非夫子叩之彼固晏然而無疑
先行之訓子欲無言之訓所以覺之者屢矣而終不
悟夫子既沒其傳固在曾子蓋可觀矣况其不工不
似不足以自信不足以自安者乎雖然彼其工且似
足以自信足以自安則有終身不反之患有不可救

藥之勢乃若未工未足以自信未足以自安則
舍其邪而皈於正猶易為力也來書蕩而無皈之說
大謬今足下終日依靠人言語又未有定論如在逆
旅乃所謂無所皈今使足下復其本心居安宅由正
路立正位行大道乃反為無所皈足下之不智亦甚
矣今已私未克之人如在陷穽如在荆棘如在泥塗
如在囹圄械繫之中見先知先覺其言廣大高明與
已不類反疑恐一旦如此則無所皈不亦鄙哉不亦
謬哉不知此乃是廣居正位大道欲得所皈何以易
此欲有所王何以易此今拘攣舊習不肯棄捨乃徂

其狹而懼於廣。徂其邪而懼於正。徂其小而懼於大。尚得爲智乎。夫子曰。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古之所謂小人儒者。亦不過依據末節細行以自律。未至如今人有如許浮論虛說。謬悠無根之甚。夫子猶以爲門人之戒。又況如今日謬悠無根而可安乎。吾友能棄去謬習。復其本心。使此一陽爲主於內。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無終食之間而違於是。此乃所謂有事焉。乃所謂勿忘。乃所謂敬。果能不替不息。乃是積善。乃是集義。乃是善養浩然之氣。真能如此。則不愧古人。其引用經語。乃是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

則不爲侮聖言矣。今終日營營。如無根之木。無源之水。有採摘汲引之勞。而盈涸榮枯無常。豈所謂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者哉。終日簸弄經語。以自傳益。真所謂侮聖言者矣。書言日嚴祇敬六德。又言文王之敬忌。又曰罔不克敬典。詩言敬天之喻。又言敬之敬之。又言聖敬日躋。論語言敬事而信。又言脩己以敬。孟子言敬王敬兄。未嘗有言持敬者。觀此二字可見。其不明道矣。吾與足下言者。必因足下之及此。而後言其旨。只欲足下知古人事實。而不累於無根之說。足下謂得此說而思之。足下以此爲說。其

陸子甚不取
脫灑二字而
誣之者乃謂
其專欲脫灑
實可怪歎

陸象山卷之十一
不明吾言甚矣。宜其不能記憶。附以己意。而失其本
真也。又如脫灑二字。亦不正。足下何不言。吾之見邪。
不如古人之見正。吾之說虛。不如古人之說實。如此
自訟。則有省發之理。若只管從脫灑等處思之。終不
能得其正。此理甚明。具在人心。足下不幸。受蔽於謬
妄之習。今日乃費人許多氣力。此事若不明白。不應
安安而居。遲遲而來。病倦不能。縻括文辭。使之簡約。
信手直書大槩。幸三復而頓棄其舊。則當知聖賢之
言。真不我欺也。

與王順伯

去夏遠辱臨存。甚慰積年闊別之懷。執別忽忽。又一
歲有半。瞻企不啻渴饑。屢於七七哥書中。蒙寄意之
勤。感感。且知別後所學大進。膏潤沾溉多矣。敬仰之
劇。然愚意竊有願訂正於左右者。不敢避洩瀆之罪。
大抵學術有說有實。儒者有儒者之說。老氏有老氏
之說。釋氏有釋氏之說。天下之學術衆矣。而大門則
此三家也。昔之有是說者。本於有是實。後之求是實
者。亦必由是說。故凡學者之欲求其實。則必先習其
說。既習之。又有得。有不得。有得其實者。有徒得其說
而不得其實者。說之中。又有淺深。有精粗。有偏全。有

陸象山文集卷之十一
純駁實之中亦有之。凡此皆在其一家之中而自有
辯焉者也。論三家之同異得失是非而相譏於得與
不得說與實與。夫淺深精粗偏全純駁之間而不知
其為三家之所均有者則亦非其至者矣。兄前兩與
家兄書大概謂儒釋同其所以相比配者蓋所謂均
有之者也。某嘗以義利二字判儒釋又曰公私其實
即義利也。儒者以人生天地之間靈於萬物貴於萬
物與天地並而為三極。天有天道地有地道人有
人道。人而不盡人道不足與天地並。人有五官官有其
事於是有是非得失於是有教有學其教之所從立

者如此故曰義曰公。釋氏以人生天地間有生死有
輪迴有煩惱以為甚苦而求所以免之其有得道明
悟者則知本無生死本無輪迴本無煩惱故其言曰
生死事大如兄所謂菩薩發心者亦只為此一大事
其教之所從立者如此故曰利曰私。惟義惟公故經
世惟利惟私故出世。儒者雖至於無聲無臭無方無
體皆主於經世。釋氏雖盡未來際普度之皆主於出
世。今習釋氏者皆人也。彼既為人亦安能盡棄吾儒
之仁義。彼雖出家亦上報四恩日用之間此理之根
諸心而不可泯滅者彼固或存之也。然其為教非為

欲存此而起也。故其存不存，不足爲深造其道者輕重。若吾儒，則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釋氏之所憐憫者，爲未出輪迴，生死相續，謂之生死海裏浮沈。若吾儒中聖賢，豈皆只在他生死海裏浮沈也。彼之所憐憫者，吾之聖賢無有也。然其教不爲欲免此而起，故其說不主此也。故釋氏之所憐憫者，吾儒之聖賢無之。吾儒之所病者，釋氏之聖賢則有之。試使釋氏之聖賢而繩以春秋之法，童子知其不免矣。從其教之所由起者觀之，則儒釋之辯，公私義利之別，判然截然，有不可同者矣。某嘗

妄論尊兄之質，人所難及，而不滿人意者，皆所習所鄉。有以病之也。此非今日之言，蓋自初拜識時已如此。竊議矣。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有過而不能勇改，天下之通患。然今世別有一般議論，以不輕改其素守，爲老成，爲持重，爲謹審，以幡然改沛然從者，爲輕率，爲狂妄，爲無所守。凡事理但論是非，若已知吾所守所行者爲非，則豈可不速改。若論吾所守所行未爲非，則固不當改。又不論速不速也。智仁勇三者，天下

如知非義即
當速已

陸象山文集卷之十一
之達德。尊兄之質本有勇。但從來向釋氏。不崇儒學。故至狗流俗。朋友中見尊兄有剛決過人處。又有狗流俗處。莫不竊怪之。若某則妄論尊兄之狗流俗。亦甚勇。他人則容易被聖賢之學聳動。雖不知其實。往往以其名而赴之。若尊兄則雖自覺有未穩當處。亦且頑忍安舊。有姑自守且徐圖之意。某念非尊兄。無以發其狂言。用忘犯分之罪。猖狂而言。辭不暇擇。某非敢使尊兄竊儒者之名。以欺世。願尊兄試以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之法。試思之。或有可採。如謂不然。亦願詳以見教。辨白此事。期於到頭。非兄尚誰望。

二

屬者僭易陳露所見。蒙教復詳至。開發多矣。來書有深不欲多言之語。某竊謂於所不當言者。加一言則非矣。若在所當言。則唯足以達其理意而已。不可以多少限也。躁人之辭多者。謂其躁妄錯亂贅疣。是則可刪也。今方將於道術趨向之間。切磋求是。則又奚多之病。願尊兄先除此一戒。使某得悉意承教。庶是非可明也。尊兄所學。以力行為主。不專務論說。所見皆行履到處。非但言說而已。此不待論。某固不敢以言說待尊兄。交游間亦不以此病兄。獨謂兄所學不

能無蔽耳。楊墨告子許行之徒。豈但言說其所言即其所行。而孟子力闢之者。以爲其學非也。儒釋之辨。某平時亦少所與論者。有相信者。或以語之。亦無所辨難。於我無益。有自立議論。與我異者。又多是勝心所持。必欲已說之伸。不能公平求是。與之反覆。只成爭辨。此又不可與論。今之僧徒多擔夫庸人。不通文理。既去髮異服。又安能使之髮髻潔緇。而從吾游耶。至於士大夫之好佛者。雖其好佛。亦只爲名而已。此又不足與論也。至如尊兄。不爲名不好勝。凡事皆公心求是。又聰明博洽。鄉來未有自得處。猶有凝滯退

縮之態。比來所見明白。議論發越。殊無凝滯退縮之態矣。設有如是資質。如是所到。然但工一家之說。則又難論。今兄兩家之書已皆探討。此而不與極論。則只成是自擔版矣。鄉來竊疑於兄者。以爲兄之資稟質實。強敏有餘。宏大通遠。則不足懼。爲平日所鄉所學所習之所攝持。密制其命。而不能度越擺脫。操不忌本之說。以爲典訓。拒排釋氏者。於千里之外。而與至則行矣。趨而避之者。同其介然自守之意。則無間之可乘矣。承來教。謂若使釋果未進於儒。理須進步。何苦守其卑汙而不進。然後知高明之度本自宏闊。

而某之疑則誠淺陋矣。某前書所論論其教之所從起。而凡則指其所造以辨之。某雖不曾看釋藏經教。然而楞嚴圓覺維摩等經。則嘗見之。如來書所舉。愛涅槃。憎生死。正是未免生死。未出輪迴。不了四相者。正是未免生死。未出輪迴。四相雖有淺深精粗。然其壽者相亦只是我相根本。潛伏藏識。謂之命根不斷。故其文曰。若有人讚歎彼法。則生歡喜。便欲濟度。若有人誹謗彼所得者。即生嗔恨。此亦正是未免生死。未出輪迴。又如來教因地法行。亦無身心。受彼生死。正是免得生死。出得輪迴。伊川先生有曰。釋氏只是

理會生死。其他都不理會。近有一前輩參禪。禪叢中稱其所得。一日舉伊川先生之言曰。某當時若得待坐。便問道。不知除生死外。更有甚事。不知尊兄所見。與此人優劣如何。若尊兄初心不爲生死。不知因何趨向其道。來書實際理地。雖不受一塵。而佛事門中。不捨一法。若論不捨一法。則虎穴魔宮。實爲佛事。淫房酒肆。盡是道場。維摩使須菩提置鉢欲去之地。乃其極則。當是時。十地菩薩。猶被呵斥。以爲取舍未忘。深淨心在。彼其視吾詩禮春秋。何啻以爲緒餘土苴。唯其教之所從起者如此。故其道之所極亦如此。故

其嘗謂儒爲大中。釋爲大偏。以釋與其他百家論。則
百家爲不及。釋爲過之。原其始。要其終。則私與利而
已。來教謂佛說出世。非舍此世而於天地外。別有樂
處。其本非謂其如此。獨謂其不主於經世。非三極之
道耳。又謂若衆聖所以經世者。不由自心建立。方可
言經世異於出世。而別有妙道也。吾儒之道。乃天下
之常道。豈是別有妙道。謂之典常。謂之彝倫。蓋天下
之所共由。斯民之所日用。此道一而已矣。不可改頭
換面。前書固謂。今之爲釋氏者。亦豈能盡捨吾道。特
其不主於是。而其違順得失。不足以爲深造者之輕

重耳。尊兄謂行所當行。尊兄日用中所行合理處。自
於天下。顧有如尊兄之質。不可無措處。適得張南軒
與家兄書。今附達家兄處。可試觀之如何。家兄通歲
必飯宅上。不知曾更有切磋否。歲即除。伏幾多爲親
壽。以厚新社。

與曹挺之

諱廷與。兄建
從事文安公。

挺之氣質勁直。本無他病。初謂肯篤志學問。自應日
進。來書氣象甚覺齟齬。至有一貫多學之辯。此似無
謂。大抵學者。且當大綱思省。平時雖號爲士人。雖讀
聖賢書。其實何曾篤志於聖賢事業。徃徃從俗浮沈。

初學入德之
方此數行為
最切所謂孝
弟謹信親愛
餘力學文

與時俯仰拘情縱欲汨沒而不能以自振日月逾邁
而有泯然與草木俱腐之耻到此能有愧懼大決之
志乃求涵養磨礪之方若有事役未得讀書未得親
師亦可隨處自家用力檢點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所
謂心誠求之不中不遠若事役有暇便可親書冊所
讀書亦可隨意自擇亦可商量程度無不有益者看
挺之殊未曾如此著實作工夫何遽論到一貫多學
之處此等議論可且放下且本分隨自己日用中猛
省自知愧怍自知下手處矣既著實作工夫後來遇
師友却有日用中著實事可商量不至為此等虛論

也

二

是天資之美與探討儒書之力豈是讀華嚴有省發
後方始如此然尊兄豈能保其所行皆合於理乎韋
編三絕而後贊易敢道尊兄未嘗從事如此工夫吾
志在春秋敢道尊兄不能有此志我亦欲正人心息
邪說距詖行放淫辭敢道此非尊兄之所欲如是而
謂儒釋同恐無是理今尊兄將空諸所有其視硜硜
擊磬者果爲何事哉若謂治大國若烹小鮮不以智
治國國之福或者其可以與尊兄之道並行而不悖

也。某方吐胸中愚見。欲求訂正。其辭不得不自達。願尊兄平心觀之。如不以為然。幸無愛辭。鄉時兄弟有所論難。尚蒙推挽。令各極其意。况在朋友。彼此無他疑。正宜悉意評論。期皈乎一是之地。某平昔愚見所到。持論甚堅。然人言有以服其心。則不憚於幡然而改。唯尊兄有以知我非執己好勝者。幸不憚盡言。若鄙言可采。亦願尊兄不憚改轍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夫子自謂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耳。又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

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曰。我學不厭而教不倦。此其不可為吾人標的乎。但只如此隨見在。去豈便無益。

與黃日新同邑人文安公弟子

執別彌年。比復得一見。目足下之貌。身足下之言。知足下之學。甚稱其所以為名。欣喜踴躍。不以今日之同舉送。而以其同心志也。善惡邪正。君子小人之各以氣類相從。蓋如此。雖然。此有大大可畏者。以夫子之聖。孟子之賢。猶不免叔孫臧倉之毀。僕與足下。蓋所謂志乎善與正。而君子之徒者也。繩之以聖賢之事。固有不勝其任者。然聖賢之所與也。亦聖賢之所責。

此篇議論乃有志學道者所必歷之境也日誦一過可也

也。若志夫邪惡之小人，則固與我薰蕕矣。盜憎主人，犬吠希見，僕與足下之所與，殆憎吠之招也。吁可畏哉！彼徂於習俗，蔽於聞見，以陷於惡而失其本心者，不可遽謂之小人。聞善而慕，知過而懼，皆君子之徒也。若乃親善人，聞善言，見善行，而狼狽自若，無所忌憚，慧黠姦慝，常有毀傷善類之心，此所謂志夫邪惡之小人，而聖人所用發蒙之道，以說其桎梏者也。其甚者，亦獨能使之革面而已。喜憎吠者，蓋此流也。天將降大任於是人，必先苦其心志，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足下其識之。僕之言將

若左契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其身。此僕之所聞所知而未

與黃元吉諱裳浙江人從學文安公

獨學無友者當以此書為法

能者願與足下共講而共由之。道廣大學之無窮，古人親師求友之心亦無有窮已。以夫子之聖，猶曰學不厭，況在常人，其求師友之心，豈可不汲汲也。然師友會聚不可必得，有如未得會聚，則隨己智識隨己力量親書冊就事物，豈皆蒙然懵然略無毫髮開明處。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非欺人也。今元吉縱未有聞所未聞

陸象山之文

卷之二

見所未見處。且隨前日所已聞已知者。尊之行。之亦當隨分。有日新處。莫未至全。然為冥行也。學者未得親師友時。要當隨分用力。隨分考察。使與汲汲求師友之心。不相妨害。乃為善也。此二者。一有偏勝。便入私小。即是不得其正。非徒無益而害之也。

見李德遠諱浩臨川人紹興十三年登進士與文安公兄弟講學号橘園

文似昌黎

古之學者。汲汲焉。惟君子之見。非以其位華要之地。可以貴已也。非以其積祿邑之贏。可以惠已也。非以其妙速化之術。可以授已也。然而人宜之。後世反此。凡其僕僕於人者。必其位華要之地者也。不然則積

耶俞笑貌後漢王霸傳市人皆大笑舉手耶俞之

祿邑之贏者也。不然則妙速化之術者也。非以是三者。雖君子無見焉。有不是三者之為。而惟君子之從。必相與羣而耶俞之。以為狂且恠。其生七歲讀書。十三志古人之學。今二十有四矣。而漫刺未嘗有所投。乃汲汲焉。登閣下之門。固衆人之所耶俞。以為狂且恠。然而甘心犯之。惟以古人自慰爾。教而進之。於閣下固宜。

得解見權郡

循此行之無生今反古之哉而可以漸復古道乃真

其間。君子行不貴苟異然。習俗之弊。害義違礼。非法制之所拘。而必曰不苟異。而局局然不敢少違。至於

陸東山文集卷之三

儒術否則古之道不可行於今之世矣

又進一層

禮義之所在非法制之所禁乃曰不苟異而不敢行則亦非君子之道矣今之舉送古賓興禮也其著之令甲行之官府者皆所以防姦偽待薄俗聖人之不得已也六籍所載雖不能無脫亂訛誤然前聖之格言先王之善政其存固多較然可考明天子固以此望天下之賢牧守習俗之弊害義違禮而非法制之所拘者能徹而新之六籍所載義禮所在而非法制之所禁者能率而行之此豈非明天子之所欲賢牧守之所當講而儒衣冠者之所願也且法制之未善朝廷猶有望於縉紳之講明而况非法制之所拘者

秉禮度義一步不苟

乎今之與舉送者獨觀揭示各為文禮羣聚而往謝舉送者舉送者乃為之禮然則斯禮也蓋出於與舉送者之所求而非先王之時所謂以禮禮賓之者也况古者以名舉人猶所舉者不謝而舉之者不受謝今之舉以糊名其說以為尤公則亦奚以謝為舉者進謝之禮蓋習俗之弊而以禮禮賓之者蓋先王之禮而賢牧守之所宜率行於今日者也故某之進見不敢謝而獨以是為贅進越之罪惟執事察而怒之與諸葛誠之浙江會稽人名千能兄弟師事文安公承諭學術更不費力永無懈怠自然常不離道若至

壺象山文抄

卷之七

俱足為學中
實境

通病也令人
猛省

從心所欲。不踰矩之地矣。此理固無阻。顧恐公未有
此力量。爾中人之質。戕賊之餘。以講磨之力。暫息芥
芥。浸灌於聖賢之訓。本心非外鑠。當時豈不和平安
泰。更無艱難。繼續之不善。防閑之不嚴。昏氣惡習。乘
懈而熾。喪其本心。覺之而來。復豈得遂無艱屯一意
自勉。更無他疑。則屯自解矣。此頓復所以雖厲而無
咎。仁者所以先難而後獲也。繼續之善。防閑之嚴。中
人之質。亦恐未能免。昏氣惡習之間作。然辨之於早
絕之於微。則易為力耳。鄉見誠之未夜而睡。非有疾
病。非委頓不能支持。但氣昏體倦。欲睡而遂縱之耳。

誠之不能於此時。少加勉強。誅而勿縱。而欲別求道
術。別起疑惑。不亦左乎。鄭子產曰。君子有四時。朝以
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所以節宣其氣。
而勿使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
此語殆不可以易之也。此一節無疑。方能課怠與敬。
辨義與利。本心之善。乃始明著。而不習無不利矣。

與劉淳叟

諱堯夫登淳熙二年
進士師事文安公

淳叟平日聞言輒喜。遇事輒詢。有聽納之體。然親朋
間未肯飯以取善之實。豈似逆而順情者喜聽。而真
實苦口者之未能無齟齬耶。抑從悅者多。而改繹之

二語未為不
是然辨亦有
不得已者故
曰君子之道
或默或語

未至也。此雖執前日而論。然今亦未能無疑於淳叟也。秋試札記義破題誠佳。然或者謂所出題乃淳叟意旨。而作義者適爾投合。苟當於理。豈厭其同。不警諸理。而苟異以求致益之名。則固非也。場屋之弊固久。然有志者。持文衡將此理是責。謂彼善於此。則可謂理固如此。則不知言甚矣。申公曰。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今日道不在多言。學貴乎自得。明理者觀之。二語之間。其病昭矣。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墨子非不力行也。其往也。使人讓竈讓席。其反也。人與之爭竈爭席。楊子非不自得也。二氏不至多言。而

陸子之論如
此而世之道
聽金說者以
陸王為不立
語言文字豈
不謬哉

為異端。顏閔侍側。夫子無言可也。楊墨交亂。告子許行之徒。又各以其說肆行於天下。則孟子之辯豈得已哉。或默或語。各有攸當。以言誥人。以不言誥人。均為穿窬之類。夫子之於顏子。蓋博之以文。夫博學於文。豈害自得。顏更之不必伐。衛政之必正名。冉有季路不能無蔽。夫子不得不申言之。夷子陳相告子之徒。必執其說以害正理。則孟子與之反覆。不得不致其詳。必曰不在多言。問之弗知。弗措。辨之弗明。弗措。皆可削也。自得之說。本於孟子。而當世稱其好辨。自謂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中庸固言力行。而

陸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一
在學問思辨之後。今淳叟所取。自得力行之說。與中庸。孟子之旨異矣。仁智信直勇剛。皆可以力行。皆可以自得。然好之而不好學。則各有所蔽。倚於一說。一行而玩之。孰無其味。不致諸其正。則人各以其私說而傳於近。似之。言者豈有窮已哉。淳叟之氣稟。固自有異於人者。往時朋舊相親。鮮不服其粹和醇美。以爲無疵。獨淳叟之心。徃徃有不敢自欺者。求他人之明。如淳叟之心。不可欺。則亦鮮矣。至如晚寢早作。躬親細事。筋力日強。精神日敏。則自去冬以來。其效甚著。縱有荒怠。勉之斯復。所不足者。恐不獨在是也。麟

之姪。近頗精進。論事儘有根柢。至如說淳叟。輒欲以一言斷之。此亦是其病處。固嘗闢之矣。然在淳叟。不可不察。宏父德器言論。皆有餘味。誠有其仁。亦焉用佞。然光明所燭。波瀾所及。不已于學。當有充長之驗。以大禹之聖。聞在知人。在安民之言。則吁而致其問。仁有所未洪。智有所未足。勇有所未至。而欲斂然自安於_中。弑父與君。亦不從也。之列。則亦偷矣。館學之官。非費宰比。能相勉以進。無苟自安。則吾道有望。道之異端。人之異志。古書之正偽。固不易辨。然理之在天。下。至不可誣也。有志於學者。亦豈得不任其責。如射

者之於的。雖未能遽中。豈得而不志於是哉。閑先聖之道。闢邪說。放淫辭。於今當有任其責者。而多言是病。此公孫洪禁民挾弓弩之策也。

與胡達材

諱扶餘姚人尚書沂之子從學文安公

達材資質甚美。天常亦厚。但前此講學用心。多馳騫於外。而未知自反。喻如年少子弟。居一故宅。棟宇宏麗。寢廟堂室。廩庫廩庖。百爾器用。莫不備具。甚安且廣。而其人乃不自知。不能自作主宰。不能洒掃堂室。修完墻屋。續先世之業。而不替。而日與飲博者。遨遊市肆。雖不能不時時寢處於故宅。亦不復能享其安

所謂廣居安宅萬物皆備

夜氣所息

且廣者矣。及一旦知飲博之非。又求長生不死之藥。悅妄人之言。從事於丹砂青芝。煨燼山衾之間。冀蓬萊瑤池可至。則亦終苦身亡家。伶行而後已。惟聲色臭味富貴利達之求。而不知為學者其說由前。有意為學而不知自反者。其說由後。其實皆馳騫於外也。昨相聚時。覺達材精神日漸收拾。不甚馳散。但收拾之初。未甚清明。蒙然未有所向。雖講學之次。感而必應。此乃達材本心。非由外鑠。故如此耳。至於蒙而未發。則是馳騫昏擾之久。大體未能頓清明耳。若不寧耐。復放而他馳。入妄人之說。以求長生不死之術。則

恐蓬萊瑤池終不可至而蕞爾之身將斃於煨燼山
履之間矣。蒙見信之篤。輒此以助進修。向時曾說。將
孟子告子一篇。及論語中庸大學中。切己分明易曉
處。朝夕諷詠。接事時。但隨力依本分。不忽不執。見善
則遷。有過則改。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久當渙然冰
釋。怡然理順矣。不知曾如此作工夫否。

與曾敬之

名貫無政師
事文安公

為學日進。為慰讀書作文。亦是吾人事。但讀書本不
為作文。作文其末也。有其本。必有其末。未聞有本盛
而未不茂者。若本末倒置。則所謂文。亦可知矣。適出。

書不時復。

與彭世昌

諱興宗。首創貴溪。應天。山名象
山精舍。以居。文安公亦金谿人。

堯舜之盛。詢于芻蕘。夫子之聖。以子夏為啓予。顏淵
為非助我。孔文子之所以為文者。在於不耻下問。人
之取善。豈有定方。善之所在。雖路人之言。臧獲之智。
皆當取之。世昌相信之意甚篤。而鄙意每欲世昌降
意。與元忠講切。元忠之學。固未可謂更是。然其篤實
躬行之日久。有非泛泛所能及者。其所長處。如某亦
欲就而取決焉。在世昌未易全輕之也。與人商論。固
不貴苟從。然亦須先虛心。乃能聽其言。若其所言與

元忠姓周

陸象山文集卷之二

吾輩當書紳

先生之虛懷如此

吾有未安處亦須平心思之思之而未安又須平心定氣與之辨論辨論之間雖貴神已意不可自屈不可附會而亦須有惟恐我見未盡而他須別有所長之心乃可

與呂伯恭

諱祖謙号東萊謚曰成

往歲先判府寃寃願比於執事而卒不果既欲展慰又不果去冬因東陽郭伯清宅人嘗拜疏略申慰誠計必徹聽其前此雖得一再瞻見殊未得款聽教誨竊惟執事聰明篤厚人人自以為不及樂教導人樂成人之美近世鮮見如某疎愚所聞於朋友間乃辱

居憂而授徒與不為禮不為樂之理未合然世有貧士居憂無以為喪葬之費又仰事俯育一無聊賴非授徒不可者又當變通所謂時乎為貧與得已不已

知為最深苟有所懷義不容默天下事理固有愚夫愚婦之所與知而大賢君子不能無蔽者元獻晏公尹南京日文正范公居母夫人憂元獻屈致教導諸生文正孳孳誨誘不倦從之游者多有聞于時竊聞執事者儼然在憂服之中而戶外之屨亦滿伯夷柳下惠孟子雖言其聖至所願學則孔子文正雖近世大賢至其居憂教授豈大賢君子之所蔽乎執事之所為標的者宜不在此執事天資之美學問之博此事之不安於心未契於理要不待煩說博引而後喻竊聞凡在交游者皆不為執事安諒執事之心亦必

陸象山文抄

卷之十一

四十三

者異也伯恭
之貧當不至
此故先生規
之

庸人不視聖
人為異類則
孟子不必言
聖人之於民
亦類矣

不自安也夫苟不安何憚而不幡然改之乎於此而
改其所以感發諸生亦不細矣舜聞善若決江河沛
然莫之能禦君子之過及其更也人皆仰之伏願不
憚改過以全純孝之心不勝至願

與楊敬仲

諱簡号慈湖謚文元寧波
慈溪人文安公弟子居首

此心之良戕賊至於熟爛視聖賢幾與我異類端的
自省誰實為之改過遷善固應無難為仁由己聖人
不我欺也直使存養至於無間亦分內事耳然懈怠
廢弛人之通患舊習乘之捷於影響慢游是好傲虐
是作游逸淫樂之戒大禹伯益猶進於舜盤孟九叔

慈湖乃中人
以上故與之
語上

之銘成湯猶賴之夫子七十而從心吾曹學者省察
之功其可已乎承喻未嘗用力而舊習釋然此真善
用力者也舜之孳孳文王之翼翼夫子言主忠信又
言仁能守之又言用其力於仁孟子言必有事焉又
言勿忘又言存心養性以事天豈無所用其力哉此
中庸之戒謹恐懼而浴沂之志曲肱陋巷之樂不外
是矣此其用力自應不勞若茫然無主泛然而無
飯則將有顛頓狼狽之患聖賢樂地尚安得而至乎
與徐子宜 諱誼一字宏父謚文忠温州人
登乾道八年進士師事文安公
婺女之行道經上饒徃徃聞說其守令無狀與臨川

陸象山文集卷之十一

四十五

大不相遠。既而聞景明劾罷上饒南康二守。方喜。今時監司乃能有此。差強人意。劉文潛作漕江西。光前絕後。至其帥湖廣。乃遠不如在江西時。人才之難如此。某人始至。人甚望之。舊聞先兄稱其議論。意其必不碌碌。乃大不然。明不足以得事之實。而姦黠得以肆其巧。公不足以遂其所知。而權勢得以爲之制。自用之果。反害正理。正士見疑。忠言不入。護吏而疾民。陽若不任吏。而實陰爲所賣。姦猾之謀。無不得逞。賄賂所在。無不如志。聞有一二行遣。形若治吏。而僞文詭辭。諂順乞憐者。皆可回其意。下人轉移其事。如轉

吏胥之實此書盡之

戶樞。胥輩窺之。審玩之熟。爲日久矣。所欲爲者。如取如攜。不見有毫髮畏憚之意。惟其正論誠意。則扞格而不入。乃以此自謂其明且公也。良民善士。疾首蹙頰。飲恨吞聲。而無所控訴。公人世界。其來久矣。而尤熾於今日。公人之所從得志。本在官人不才。然向者邪說不甚盛。風俗不甚壞。公人未盡得顯然肆意。官人未盡與公人一律。官人之才者。固有實益。亦難得盛譽。官人之不才者。亦尚藉常理常心。默有維持。未至泯然大亂。十數年來。公人之化大行。官人皆受其陶冶。沈涵浸漬。靡然一律。而書生腐儒。又以經術爲

之羽翼爲之干城。沮正抹之勢。塞懲治之路。潛禦其
侮。陰助其瀾。故官人之才者。雖易以自見。易得盛譽。
而無補風俗。無救大勢。至其不才。必至大亂。中人無
以自立。皆從風而靡。隨波而流。守正而材術不足。以
自見者。其心僅不泯滅。而不復可伸。外之驅迫流徇
者。亦不少矣。此今時之大勢。今之爲善者。猶持杯水
救車薪之火也。然持杯水者常少。而抱薪者常多。某
竊有區區之說。以爲可以絕薪而致水。要在於不厭
詳復。不忽卑近。相與就實。以講求至理。研覈其實。毋
遽以大意粗說蓋之。則至理可明。詖說可破。至理明。

詖說破。則自其身達之家國天下。無不可爲者。君心
國論。亦有致力處。豈直州縣官吏間哉。天生民而立
之君。使司牧之。張官置吏。所以爲民也。民爲天。社稷
次之。君爲輕。民爲邦本。得乎。邱民爲天子。此大義正
理也。今縣家親民撫字之職也。縣家而害民。州家得
以治之。州家而害民。使家得以治之。今州家使家。壅
之以胥吏。塞之以僚屬。所賴以通閭巷田畝之情者。
有被害者。赴愬也。今乃以告訐把持之名。而抑絕之。
近來胥吏之妙用。專在抑絕赴愬者之路。懲一二以
威衆。使之吞聲斂衽。重足脅息。而吾得以肆行而無

忘。監司太守有服其役任其怨而不得享其利者有相為相役而共享其利者。

與辛幼安

諱秉疾山東歷城人

輒有區區欲效芹獻伏惟少留聰明賜之是正竊見近時有議論之蔽本出於小人之黨欲為容毒度厯之地而飾其辭說託以美名附以古訓要以利害雖資質之美心術之正者苟思之不深講之不詳亦徃徃為其所惑此在高明必已洞照本末而某私憂過計未能去懷敢悉布之且以求教古人未嘗不言寬寬也者君子之德也古之賢聖未有無是心無是德

者也。然好善而惡不善好仁而惡不仁乃人心之用也。遇惡揚善舉直錯枉乃寬德之行也。君子固欲人之善而天下不能無不善者以害吾之善固欲人之仁而天下不能無不仁者以害吾之仁有不仁不善為吾之害而不有以禁之治之去之則善者不可以伸仁者不可以遂是其去不仁乃所以為仁去不善乃所以為善也。故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夫五刑五用古人豈樂施此於人哉天討有罪不得不然耳是故大舜有四裔之罰夫子有兩觀之誅善

觀大舜孔子寬仁之實者於四裔兩觀之間而見之矣。近時之言寬仁者則異於是。蓋不究夫寬仁之實而徒欲為容姦度慝之地。殆所謂以不禁姦邪為寬大。縱釋有罪為不苛者也。罪疑惟輕。罪而有疑固宜惟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謂罪疑者也。使其不經甚明而無疑則天討所不容釋。豈可失也。宥過無大刑故無小。使在趨走使令之間簿書期會之際偶有過誤宥之可也。若其貪黷姦宄出於其心而至於傷民蠹國則何以宥為。於其所不可失而失之於其所不可宥而宥之則為傷善為長惡為悖理為不順天

一氣數十行
山奔海立淋
漓噴薄即以
文詞論亦天
下之至文

殆非先王之政也。自古張官置吏所以為民為之固。固為之械繫為之鞭箠使長吏操之以禁民為非去其不善不仁者而成其善政仁化懲其邪惡除亂禁暴使上之德意布宣於下而無所壅底。今天子愛養之方丁寧于詔旨勤卹之意焦勞于宵旰賢牧伯班宣惟勤勞來不怠列郡成風咸尚慈恕而縣邑之間貪饕矯虔之吏方且用吾君禁非懲惡之具以逞私濟欲置民于囹圄械繫鞭箠之間殘其支體竭其膏血頭會箕斂槌骨瀝髓與奸胥猾徒厭飲咆哮其上巧為文書轉移出沒以欺上府操其奇贏與上府

陸
陸
陸

陸

之左右締交合黨以蔽上府之耳目田畝之民劫於刑威小吏下片紙因纍纍如驅羊劫於庭廡械繫之威心悸股腠箠楚之慘號呼顛天隳家破產質妻鬻子僅以自免而曾不得執一字之符以赴愬于上上之人或浸淫聞其髣髴欲加究治則又有庸鄙淺陋明不燭理志不守正之人爲之緩頰敷陳仁愛寬厚有體之說以杜吾窮治之意游揚其文具偽貌誕謾之事以掩其罪惡之迹遂使明天子勤卹之意牧伯班宣之誠壅底而不達百里之宰真承宣撫字之地乃復轉而爲豺狼蝮蟲之區日以益甚不可驅除豈

不痛哉若是者其果可宥乎果可失乎至於是而又泛言寬仁之說以逆蔽吾窮治之途則其滋害遺毒縱惡傷和豈不甚哉其與古人寬仁之道豈不戾哉今之貪吏每以應辦財賦爲辭此尤不可不辨今日邦計誠不充裕賦取於民者誠不能不益於舊制居計省者誠能推支費浮衍之由察收斂滲漏之處深求節約檢制之方時行施舍已責之政以寬民力以厚國本則於今日誠爲大善若未能爲此則亦誠深計遠慮者之所惜然今日之苦於貪吏者則不在此使吏果不貪則因今之法循今之例以賦取於民

陸象山文集卷之五

五十一

猶未甚病也。今貪吏之所取供公上者無幾而入私囊者或相十百或相千萬矣。今縣邑所謂應辦月解歲解者固多在常賦之外。然考其所從出則逐處各有利源利源所在雖非著令之所許而因循爲例民亦視以爲常而未甚病也。利源有優狹優者應辦爲易狹者應辦差難。然通而論之優者多狹者少若循良之吏則雖在利源狹處亦寧書下考不肯疾民今之貪吏雖在利源優處亦啓無厭之心搜羅既悉而旁緣無藝張奇名以巧取持空言以橫索無所不至方且託應辦之名爲缺乏之說以欺其上顧不知事

實不可掩明者不可欺通數十年之間取其廉而能者與其貪之尤者而較之其爲應辦則同而其賦取誅求於民者或相千萬而不啻此貪吏之所借以爲說而欺上之人者最不可不察也。貪吏害民害之大者而近時持寬仁之說者乃欲使監司郡守不敢按吏此愚之所謂議論之蔽而憂之未能去懷者也不識執事以爲如何。今江西繁安撫修撰是賴願無搖於鄙陋之說以究寬仁之實使聖天子愛養之方勤卹之意無遠不暨無幽不達而執事之舊節素守無所屈撓不勝幸甚。

陸子不以不
假推尋擬度
之說為是而
議者輒指汝
目自明等語
為非不知彼
就本休言也
就本休言則
萬物皆備於
我目自明耳
自聽也就用
功言則察識
而擴充非推
尋擬度不能
也

與傅聖謨

建昌人文
安公弟子

不假推尋擬度之說。殆病於何者。推尋擬度之妄。已
而知其非。遂安之。以為道在於是。必謂不假推尋為
道。則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探賸素隱。鈎深致遠者。為
非道耶。必謂不假擬度為道。則是擬之而後言。議之
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者。為非道耶。謂即身是道。
則是有身者皆為有道耶。是殆未得夫道之正也。謂
悠悠日復一日。不能堪。任重道遠之寄。此非道也。貧
窶不能不為累。此非道也。學如不及。學而不厭。憂之
如何。如舜而已者。道當如是故也。簞食瓢飲。不改其

樂。肘見纓絕。不以為病者。道當如是故也。耕歷山。漁
雷澤。陶河濱。與夫耕莘。築岩。釣涓者。此所以糊其口
也。夫子絕糧。曾子七日不火食。而匡坐絃歌。歌聲若
出金石。夫何累之有哉。子路結纓。曾子易箒。乃在垂
死。而從容如此。貧孰與死。而云為累。無乃未得為聞
道者乎。以聖謨之英敏。而不知此。無乃未之思乎。無
乃向之所謂道者。反所以為道之蔽而然乎。

與勾熙載

初聞臺評相及。固已恠駭。然其餘二三人。又頗當人
心。亟欲一見全文。以覈厥旨。及得而觀之。亦良可笑。

如論吳洪王恕。人亦孰以爲非。然吳洪章中。乃爲唐仲友雪屈。波及朱元晦。謂以洪醞釀。竟成大獄。致仲友以曖昧去。議者寃之。此尤可笑。吾人所安者。義理。義理所在。雖刀鋸鼎鑊。有所不避。豈與患得患失之人。同其欣戚於一陞黜之間哉。顧所深念者。道之消長。治亂攸分。羣徒比周。至理鬱塞。過絕齊語。楚咻盈庭。聚蚊成雷。明主孤矣。雖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今之賢者。亦如少爲多。臨深爲高耳。揆之古人。豈能無愧息肩王事。一意自省。尚友方冊。勉所未至。則是悠悠者。蓋有負於國。有負於民。有負於公道。而獨無負。

於我矣。向日解舟。不得面別。乘便寓此。臨風依然。

與邵中孚 名貫里居無考 師事文安公

所示進學證驗。此乃吾友天資樸茂。立志堅篤。故能如此。可喜可慶。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乃吾分內事耳。若不親師友。汨沒於流俗。驅而納諸罟獲陷穽之中。而莫之知辟。豈不可憐哉。孟子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今吾友既得其本心矣。繼此能養之。而無害。則誰得而禦之。如木有根。苟有培浸。而無傷戕。則枝葉當日益暢茂。如水有源。苟有疏浚。而無壅塞。則波流當日益

陸象山先生卷之止

五十三

此聖賢讀書之法與記誦辭章詩多聲靡者絕不相同

歐公所謂性非所急也

充積所謂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木者如是。大抵讀書訓詁既通之後。但平心讀之。不必強加揣量。則無非浸灌培植益鞭策磨勵之功。或有未通曉處。姑缺之。無害。且以其明白昭晰者。日夕涵泳。則自然日充日明。後日本原深厚。則向來未曉者。將亦有渙然冰釋者矣。告子一篇。自牛山之木嘗美矣。以下。可常讀之。其浸灌培植之益。當日深日固也。其卷首與告子論性處。却不必深考。恐其力量未到。則反惑亂精神。後日不患不通解也。此最是讀書良法。其他非相見。莫能盡。尚書皋陶益稷大禹謨。

太甲說命旅獒洪範無逸等篇。可常讀之。其餘少。緩何時得相見。諸當面盡。未間千萬勸旃。以卒賢業。

與程帥

伏蒙竊貺。江西詩派一部二十家。異時所欲尋繹而不能致者。一旦充室盈几。應接不暇。名章傑句。焜耀心目。執事之賜。偉哉。詩亦尚矣。原於賡歌。委於風雅。風雅之變。壅而溢焉者也。湘纍之騷。又其流也。子虛長揚之賦。作而騷幾亾矣。黃初而降。日以漸薄。唯彭澤一源。來自天授。與衆殊趣。而淡泊平夷。玩嗜者少。隋唐之間。否亦極矣。杜陵之出。愛君悼時。追躡騷雅。

論詩之源流一字不可易

論江西詩亦
非溢美

而才力宏厚。偉然足以鎮浮靡。詩家爲之中興。自此
以來。作者相望。至豫章而益大肆其力。包含欲無外。
搜抉欲無秘。體制通古今。思致極幽眇。貫穿馳騁。工
力精到。一時如陳徐韓呂三洪二謝之流。翕然宗之。
由是江西遂以詩社名天下。雖未極古之源委。而其
植立不允。斯亦宇宙之奇詭也。開闢以來。能自表見
於世若此者。如優曇花時一現耳。曾無幾時。而篇帙
寔就散逸。殘編斷簡。往往下同會計之籍。故棄於蠶
壤。齧於豕。豈不悲哉。網羅搜訪。出隋珠和璧於草莽泥
滓之中。而登諸篋櫃。于霄照乘。神明煥然。執事之功。

善說出揚子

何可勝贊。是諸君子亦當相與舞抃於斗牛之間。揖
箕翼以爲主人壽。某亦江西人也。敢不重拜光電。

與楊守

遠違色笑。倏時經時。洽聞謳謠。益用鄉德。某自省事
以來五十年矣。不知幾易太守。其賢而可稱者。惟張
安國。趙景明。陳時中。錢伯同。四人。殆如晨星之相望。
可謂難得矣。今執事臨之。又光於諸公。邦人何幸。雖
然屬者郡政不兢已甚。積弊宿蠹。殆難驅除。猾吏豪
家。相爲表裏。根盤節錯。爲民蠹賊。質之淳黠。勢之強
弱。相去懸絕。本非對偶。吏胥居府廷。司文案。宿留於

按猶蠹為害
可畏若此居
官者讀此與
與徐子宣書
諸篇參觀則
不為所欺矣

臣身山文抄卷之二
邦君之側以問劇勞逸嘗吾之喜愠以日月淹速嘗
吾之忘懷為之先後緩急開闔損益以蔽吾聰明亂
吾是非而行其計豪家擁高貴厚黨與附會左右之
人創端緒於事外以亂本旨結左證於黨中以實偽
事工為節目以與吏符合而成其說吾以異鄉之人
一旦而聽之非素諳其俗而府中深崇閭里之事不
接於吾之日塗巷之言不聞於吾之耳被害者又淳
厚柔弱類不能自明自達聽斷之際欲必得其情而
不為所欺此甚明者之所難也吾雖得其情彼尚或
能為之牽制以格吾之施行吾斷之速則文疎事漏

而無以絕其辭吾求之詳則日引月長而適以生其
奸况其是非曲直之未分而常有以貳吾之心疑吾
之見變亂其事實而其情亦未易得也一墮其計奸
惡失所畏善良失所恃矣豈不難哉善惡之習猶陰
陽之相為消長無兩大之理一人之身善習長而惡
習消則為賢人反是則為愚一國之俗善習長而惡
習消則為治國反是則為亂時之所以為否泰者亦
在此而已開闔以來羲皇而降聖君賢相名卿良大
夫相與扶持封植者善也其所防閑杜絕者惡也明
明在上者明此而已火在天上大有明之至也象曰

陸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一
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傳亦有之。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蕪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植。則善者信矣。夫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使夫子生今之世。為今之吏。亦豈遽使人無訟哉。易有訟卦。其來久矣。不能無訟。豈唯今日。若其聽訟之間。是非易位。善惡倒置。而曰自有使入無訟之道。無是理也。舜之受終。必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而後天下咸服。夫子之得魯政。必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而後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鎮氏出其妻。鎮潰氏踰境而徙。魯

之鬻牛馬者。不豫價。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前聖後聖。其揆一也。必使無訟之道。當於聽訟之間見之矣。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遏惡揚善。順天休命。此其存心也。與後世苟且以逃吏責。鈎距以立威者。豈可同年而語哉。舉斯心以加諸彼。使善習日長。惡習日消。惡者屈。善者信。其無訟也必矣。蒙照知之素。輒效區區。以裨萬一。

與趙詠道
諱師藏

為學有講明。有踐履。大學致知。格物。中庸博學。審問。謹思。明辨。孟子始條理者。智之事。此講明也。大學脩

陸子先講明
而後踐履未
嘗不先知後
行惟不以窮

至天下事物之理為致知耳

身正心中庸篤行之。孟子終條理者。聖之事。此踐履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自大學言之。固先乎講明矣。自中庸言之。學之弗能。問之弗知。思之弗得。辨之弗明。則亦何所行哉。未嘗學問思辯。而曰吾唯篤行之而已。是冥行者也。自孟子言之。則事蓋未有無始而有終者。講明之未至。而徒恃其能力行。是猶射者不習於教法之巧。而徒恃其有力。謂吾能至於百步之外。而不計其未嘗中也。故曰。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

力也。講明有所未至。則雖材質之卓異。踐行之純篤。如伊尹之任。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不思不勉。從容而然。可以謂之聖矣。而孟子顧有所不願學。拘儒瞽生。又安可以其硜硜之必為。而傲知學之士哉。然必一意實學。不事空言。然後可以謂之講明。若謂口耳之學。為講明。則又非聖人之徒矣。

與饒壽翁里居無考文安公弟子

一種恣情縱欲之人。血氣盛強。精力贍敏。淫朋醜徒。押比成勢。其逞志快意之時。目睛有光。筋力越勁。步趨舉動。莫不便利。此時視之。豈有眊然之驗。及其見

嘗體驗五夫子眸子之論以之觀人未能確定讀此

書乃始豁然
先生視饒壽
翁眸子而知
其心已明其
理蓋如此耳
即此一端亦
足驗陸子之
直接孟子為
不誣也

君子聞正言見正事無淫朋之助而孤立於正人之
中神禱氣奪情有所格勢有所禁則眊然之說時或
有證若夫徒言之人不能自明自達有所抑壓有所
蒙蔽有所滯礙至於顛躓而不能自起昏弱而不能
自奮沈溺而不能自拔困憊而不能自持疑惑而不
能自解此時乃眊然之明驗也此心之精明湮沒沈
淪一至於此豈不甚可憐哉

與羅章夫

諱獻南豐人慶元丙辰進士師事文安公

著是去非改過遷善此經語也非不去安能著是過
不改安能遷善不知其非安能去非不知其過安能

改過自謂知非而不能去非是不知非也自謂知過
而不能改過是不知過也真知非則無不能去真知
過則無不能改人之患在不知其非不知其過而已
所貴乎學者在致其知改其過也

與姪孫濬

學者之不能知至久矣非其志其識能度越千有五
伯餘年間名世之士則詩書易春秋論語中庸孟子
大學之篇正為陸沈真柳子厚所謂獨遺好事者藻
繪以矜世取譽而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
之心將誰使屬之夫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

枕按撓撓恐
撓撓誤

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又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誠得斯言之旨。則允悠悠泛泛者。皆吾師也。汝氣質外柔弱而中實不弱。自向者旨趣未得其正時。固已有隱然不可撓撓之勢矣。能於此深思痛省。大決其私。毅然特立。直以古聖賢為的。必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則誰能禦之。於此不具大勇。却放過一著。姑欲庶幾於常人。則非吾之所知也。真孟子所謂終亦必凶而已矣。仁者先難後獲。夫道豈難知哉。所謂難者。乃己私難克。習俗難度。越耳。吾所謂深思痛省者。正欲思其難以圖其易耳。仁者必有勇。

顏子聞一日克己復禮之言。而遽能請問其目。可謂大勇矣。汝能以其隱然不可撓撓之勢。用力於此。則仁智勇三德皆備於我。當知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之言。不我欺也。國家間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豈獨為國為然哉。為家為身一也。迨天之未陰雨。微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汝其念之。人臣之於國。猶其家也。於君猶其親也。雖不吾以。而問安寢門之心。所不能忘也。黜陟施設。時欲聞之。便信毋略乎。此見羅中含致吾意。

與陶贊仲

或云進士陶述或云
陶述堯從學文安公

陸象山文集卷之十一
某承乏。將十閱月。未有善狀。冬春久晴。種不入土。春
季嘗一致禱于山川之神。其應如響。山溪漲溢。田畝
充足。然自是又無大雨。地土以積乾。易涸。今既踰月。
又以旱告矣。勢甚可畏。昨日復致禱。詣壇之時。雨亦
隨下。然竟不能成澤。今早復叩之。亦以踈雨見應。未
蒙沛然之賜。幸醞釀未解。猶有可望。不然定當投劾
以謝斯民也。太極圖說。乃梭山兄辯其非。是太抵言
無極而太極。是老氏之學。與周子通書不類。通書中
太極不言無極。易大傳亦只言太極。不言無極。若於
太極上加無極二字。乃是蔽於老氏之學。又其圖說

本見於朱子發附錄。朱子發明言。陳希夷太極圖。傳
在周茂叔。遂以傳二程。則其來歷爲老氏之學明矣。
周子通書與二程言論。絕不見無極二字。以此知三
公蓋已皆知無極之說爲非矣。梭山曾與晦翁面言。
繼又以書言之。晦翁大不謂然。某素是梭山之說。以
梭山謂晦翁好勝。不肯與辯。某以爲人之所見。偶有
未通處。其說固以己爲是。以他人爲非。且當與之辨
白。未可便以好勝絕之。遂尾其說。以與晦翁辨白。有
兩書甚詳。曾見之否。以晦翁之高明。猶不能無蔽。道
聽塗說之人。亦何足與言此哉。仁義忠信。樂善不倦。

贊仲似弱於
數學者故此
下專就數學
言之

此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聖賢所以為聖賢。亦不過充此而已。學者之事。當以此為根本。若夫天文地理象數之精微。非有絕識。加以積學。未易言也。其欲作一撰著說。稍發易數之大端。以排異端。曉後學。坐事奪未克成就。早晚就章。當奉納一本。何時合。并以究此懷。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論語曰。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曰言忠信。行篤敬。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等皆德行事。為尊為貴。為上為

先。樂師辨乎聲詩。祝史辨乎宗廟之禮。與凡射御書數等事。皆藝也。為卑為賤。為下為後。古人尤能右賢。自有定序。夫子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曾子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凡所謂藝者。其發明開創。皆出於古之聖人。故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作也。然聖人初不尚此。其能之也。每以教人。不以加人。若德行中庸。固無加人之理。世衰道微。德行淺薄。小人之有精力者。始以其藝加人。珍其事。秘其說。以增其價。真所謂市道。故風俗日以不美。流傳之久。藝之實益不精。而眩鬻之風反更張。大學者。不辨本末。不知高下。未有不為

陸象山文集卷之十一
此輩所眩者。吾觀近時談數學者。陋日益甚。妄日益熾。未嘗涉其門戶。得其師傳。安能辨其是非。但以前尊卑貴賤。上下先後之義。推之。則自不知所決擇。謫妄之情狀。大概亦可見矣。作書畢。恐贊仲不能不惑於妄人庸夫之說。故復書此。以助決擇。

與致政兄

某拙鈍不敏。豈不自知。然物莫不各有所長。各有所短。若其深思力考。究事理之精詳。造於昭然而不可昧。確然而不可移。則竊自信。其有一日之長。家信中詳言事為者。非是矜誇。政欲以情實達於長上耳。某

常謂三代而下。有唐虞三代遺風者。唯漢趙充國一人而已。宣帝問曰。誰可使者。則曰。無踰老臣。其容勸其歸功朝廷。與諸臣。則曰。兵之利害。當為後世法。老臣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臯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予暨益播。庶鮮食難食。蒸民乃粒。萬邦作乂。又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畝澮。距川。又曰。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夔曰。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此等皆非矜誇其功能。但直言其事。以著其事理之當然。故君子所為。不問其在人。在己。當為而為。當言而言。人言

之與吾言一也。後世爲不情之詞者，其實不能不自恃古之君臣朋友之間，獨無飾辭。況父兄間乎？唐虞三代盛時，言論行事洞然無彼己之間。至其叔未德衰，然後有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前輩之論以爲太甲率爲高太宗，近配成湯，無愧而有光。以其善惡是非灼然明白，非成王比也。成王率爲中才之主，以流言疑周公，此難以言智。自此而降，周德不競矣。入告出順之言，德不競之驗也。後世儒者之論，不足以著太公。昭至信，適足以附人之私，增人陷溺耳。銖銖而稱

之。至石必繆，寸寸而度之。至丈必差，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後世人君亦未嘗不欲辨君子小人，然率以君子爲小人，以小人爲君子者，寸寸而度，銖銖而稱之，過也以銖稱，寸量之法，繩古聖賢，則皆有不可勝誅之罪。況今人乎？今同官皆盡心力相助，人莫不有才，至其良心，固有更不待言。但人之見理不明，自爲蒙蔽，自爲艱難，亦蒙蔽他人，艱難他人，善端不得通暢，人心不享，人材不得自達，阻碍隔塞，多處但增尤怨，非所以致和消異。今時人逢君之惡，長君之惡，則有之矣。所謂格君心之非，引君當道，邈乎遠哉，重可嘆

哉。

陸象山先生文抄卷上

陸象山先生文抄卷上終

